

睹物思人

/ 鄧永長(Charles Deng)

— 《母親節》隨感

《母親節》始於美國的安娜·賈維思(1864-1948)的宣導。安娜的母親安娜·麗絲·賈維思(Anna Rees Jarvis)夫人是一位牧師的女兒，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葛瑞佛頓(Grafton)小鎮的衛斯理教會教了二十年的主日學，她也是這個教會主日學校的負責人。

1876年，在美國亡兵紀念日，安娜·麗絲·賈維思夫人在和主日學孩子講述美國南北戰爭的時候，提到了那些為了解放黑人而捐軀的國家英雄，她想到，正是因為在美國有著成千上萬默默無聞的母親，她們含辛茹苦地撫養了自己的孩子，使他們成為英勇的戰士，捍衛了我們這個國家，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現在，也正是這些母親，承受了孩子英勇獻身、血染沙場的巨大痛苦。於是她祈禱說：“但願在某處、某時，會有人創立一個《母親節》，紀念和讚揚美國與全世界的母親。”設立一個紀念美國母親和全世界母親自己的節日，成為她一生的心意，可惜的是，這個良好的願望在她生前並沒有實現。

1905年的5月，85歲的安娜·麗絲·賈維思夫人在費城去世。她去世後，她的女兒安娜·賈維思決定完成母親的心願。安娜說服她母親所屬的衛斯理教會，在她母親去世兩周年時，也就是五月的第二個主日舉行一個紀念儀式。在這個儀式中，會場以安娜母親生前最喜愛的白色康乃馨佈置，用來代表母愛的甜美、純潔與永恆。

此後，安娜寫了幾十封信發給美國國會、地方州長和社會名流，盼望設立《母親節》，在她一再呼籲下，這一提議得到了社會上的廣泛回應和支持。1910年西維吉尼亞州首先宣佈《母親節》為其公定節

日。1914年5月8日，美國國會通過由威爾森總統簽署生效的附議案，指定五月的第二個主日為美國的《母親節》，要求“政府機構及民房需掛上美國國旗，作為對全美母親的愛與尊敬的公開表示。”

我母親名叫梁慧英，祖籍是廣東番禺，1913年出生在上海。我母親自幼好強，在她九歲時，我外公意外身亡，她依靠自己的努力，獲取教會免費讀書，直至初中畢業。後因家境困難，她輟學參加工作，從十七歲起，勇於挑起家庭的重擔。

我母親曾經在英國人於上海開辦的電話公司擔任話務員，她具有相當的英語會話能力，任職達十八年之久。自成立家庭後，我母親全心全意為家付出，任勞任怨為家挑重擔，含辛茹苦為家奉獻。婚後因家中家務繁忙和兒女較多，我母親又毅然辭去電話公司的工作，將她的全部精力集中在相夫教子。

當年，我母親懷的是雙胞胎(即我四姐和我)。在分娩的過程中，因胎位不正，導致我母親在產下第一胎(即我四姐)後，仍然難以繼續分娩。後來，在醫生的幫助下，我母親不顧個人的安危，使出洪荒之力，終於分娩產下第二胎(即我)。分娩後，我母親的子宮出現大出血，後經醫生努力搶救並輸血達3000多毫升，得以挽救她的生命。我的母親真是太偉大了！

我母親嚴格教育子女，言傳身教地培育我們姐弟五人。她教我們如何讀好書，她更教我們如何做好人。

記得在我小學期間，她要求我和我的胞姐，將每篇課文都要背下來，複讀給她聽；在我孩提時期，因在弄堂踢球，不慎將鄰居家的玻璃窗踢碎而不敢回家，她發現後，立即帶領我主動上鄰居家登門道歉並予以賠償，回到家用廣東尺“教育”了我一頓。

在我童年罹患夜盲症時，她每天陪我到上海第四人民醫院治療敷藥。在我童年時，我因包皮過長，導致睪丸經常發炎。我母親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將我從正在弄堂裡玩耍的男孩群中領回家裡，用“灰錳氧”(高錳酸鉀溶液)浸泡我的睪丸，以緩解睪丸發炎。在情況穩定以後，我母親又領我到上海仁濟醫院作切除包皮過長的手術。

我母親平時寧願自己不吃或少吃，也要給我們五姐弟吃飽吃好，全身心地奉獻給我們五姐弟。在我讀高中期間，恰逢當年的三年自然災害，物資十分匱乏，食物都是憑票供應，如糧票、肉票、糕點票、糖票等等，許多家庭都採取分食制，我家也不例外。這時，又是我的生長發育期，我對食物的需求十分強烈。當時，我嫌在家裡吃得不够飽，就要求我母親給我在學校搭夥；但我在學校就餐後，仍不能滿足我的食慾。每次我從學校回家後，我母親總是將家裡分食後她的一份食物如麵疙瘩、爛糊麵、菜飯等，留給我吃。這一場景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母親對我的付出真是太多了！

在我大學期間，每次週末回家，她總與我促膝交談。她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一個人一定要有扎實的本領，才能立足於社會，才能為社會創造價值，才能被社會所認可。在平時，她對我講得最多、最樸素的話語就是：做人一定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我的每一步成長和點滴的進步，都充滿著母親的關愛，滲透著母親的心血，承載著母親的情懷。

我母親十分孝敬她的母親、公公、婆婆，精心伺候丈夫，勤儉持家，她把家中的所有事務安排得井井有條，以分擔我父親的後顧之憂。在我父親年老患病期間，我母親已年逾八旬，她仍然身體力行，堅持貼心看護，親力親為地為我父親端



我的母親梁慧英

屎倒尿，擦身換衣，盡心盡力，令人十分感動。我母親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期間，自己節衣縮食，省吃儉用，她將自己節省下來的口糧和計畫供應物資，包括糧票、肉票和糖票等都購成食物，奉獻給我的祖父，每天還為他端茶送飯，毫無怨言，經常受到鄰居和親友們的讚揚。我母親還想方設法將家裡的上海糧票調換成全國糧票，然後堅持定期將全國糧票寄給她的遠在四川成都的小叔，幫助他們渡過自然災害的困難。我母親在60年代，還經常資助在大學求學的侄女，幫助她解決經濟上的困難。我母親充滿善心，她經常慷慨解囊，將自己積蓄的為數不多的錢財和衣物，幫助和接濟一些家庭經濟比較拮据的親朋好友和鄰居熟人。

我母親熱愛祖國，關心國家大事，在她八、九十歲的高齡，仍然每天戴著高度近視眼鏡堅持看書讀報，她尤其喜歡閱讀“參考消息”，關心國際和國內社會的動態。我母親不僅為我們姐弟五人操心，她還不顧年事已高，不辭辛勞地幫助撫育我們的下一代，為第三代嘔心瀝血，培育他們茁壯成長。

我母親平易近人、任勞任怨、助人為樂、無私奉獻的高風亮節，始終是我人生的楷模。她是一位崇高的女

性，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母親，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賢妻良母。2013年10月7日，我母親以101歲的高齡辭世。我懷念她，關注她，我由衷地祝願她在另一個世界裡幸福快樂。

在我的床邊，始終放著一條破舊的毛巾。這是我1993年第一次回國探親時，母親給我的毛巾。她親自在毛巾的右下角繡上一個“長”字(我的小名)。儘管這條毛巾已被磨損得十分陳舊，但其中的“長”字依然十分清晰。我母親走了，留下的盡是越來越濃的思念。睹物思人，我每天注視著這條毛巾，似乎我每天都能看見我母親的身影，發現她的音容笑貌。

今天，我們在為母親們舉行慶典和歡慶《母親節》，在讚揚和肯定母親們的無私奉獻，正是因為我們之所以有今天，不僅是我們的母親們賦予了我們的生命，更是我們的母親們在用其全身心和所有的愛在澆灌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懂得什麼是愛，懂得什麼是感恩，懂得如何去感恩，努力活出愛的生命來，並使愛成為我們這一代乃至下一代和千秋萬代生命的主旋律。

(寄自新澤西州)